

从资本逻辑到人的逻辑：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当代阐释

金 倩¹, 文 榕²

¹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安庆

²中共淮南市委党校, 安徽 淮南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0日

摘 要

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揭示了两种不同的需要满足逻辑。在资本逻辑下, 需要被纳入资本增值的运行轨道, 沦为价值增值的手段和工具。与此相对, 马克思所指向的人的逻辑, 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 需要回归其本真状态, 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认与实现。本文立足马克思需要理论, 从资本逻辑下需要的异化状态、人的逻辑下需要的本真状态以及从前者向后者的转换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阐明这一转换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

马克思需要理论, 资本逻辑, 人的逻辑, 需要异化

From Capital Logic to Human Logic: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Needs

Qian Jin¹, Rong Wen²

¹School of Marxism,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²Party School of Huaina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Huainan Anhui

Received: September 8,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8,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0, 2026

Abstract

The core issue of Marx's theory of needs lies in revealing two different logics of need satisfaction.

文章引用: 金倩, 文榕. 从资本逻辑到人的逻辑: 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当代阐释[J]. 哲学进展, 2026, 15(10): 1-7.

DOI: 10.12677/acpp.2026.1510450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need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orbit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educed to means and instruments of value valorization. In contrast, the human logic to which Marx points takes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its fundamental purpose, requiring needs to return to their authentic state and become the confirm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human essential powers.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nee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dimensions: the alienated state of needs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the authentic state of needs under the human logic, and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It clarifies that this transition is both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an objective need for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

Marx's Theory of Needs, Capital Logic, Human Logic, Alienation of Need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需要问题是马克思一生中关注的重要议题。从《莱茵报》时期对贫苦群众物质利益状况的现实关切，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需要异化的系统剖析，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需要与社会生产之关系的深入考察，以及《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政治经济学维度对需要与生产、消费、分配诸环节内在关联的详尽探究，马克思对需要问题的思考贯穿其思想发展的全过程。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的著作系统论述需要问题，但关于需要的论述散见于其诸多经典文本之中，构成了理解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一条重要线索。

马克思对需要问题的探讨，并不仅限于对需要本身之内涵、类型和特征的描述性分析。其深刻之处在于，他深入到需要被生产和满足的方式背后的逻辑层面，揭示了不同社会条件下所需要遵循的不同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需要服从于资本逻辑。在这种逻辑下，需要丧失了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表达的本真意义，沦为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手段和工具。与此相对，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中，揭示了另一种逻辑的可能性，即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下，需要重新回归其本真状态，需要的满足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从资本逻辑到人的逻辑的转换，构成了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核心张力，也是理解这一理论当代价值的关键线索。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研究逐渐深入。侯耀文从动词语境和名词语境两个层面对马克思的需要范畴进行哲学澄明，并表明其在深化唯物史观理解、揭示资本逻辑下异化需要等方面的理论价值[1]。仰海峰则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中区分了人类学意义上的需要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欲望，价值增殖与欲望逻辑构成了资本的本性。在消费社会中，这种欲望逻辑弥散于日常生活，作为体系化的消费物不仅通过系统内部的差异来区分社会身份，而且建构出“主体”的“欲望”，使消费成为回应物体系的行为模式[2]。这些研究为本文进一步从资本逻辑到人的逻辑审视需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照。

2. 资本逻辑下需要的异化状态

所谓资本逻辑，是指资本追求自身无限增殖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

不是静态的财富存量,而是一种不断运动、不断扩张的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运动公式是 $G-W-G'$, 即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 这个公式表明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价值增殖。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 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最终动力不是满足人的需要, 而是实现价值的增殖。需要问题在这个逻辑框架下, 呈现为异化的存在状态。

2.1. 需要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

在资本逻辑下, 需要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马克思指出,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 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这个时候,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 这意味着工人能够获得多少生活资料、能够满足什么层次的需要, 不是由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决定的, 而是由资本增殖的需要决定的。工人的需要被严格限制在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范围内, 即只能满足工人维持自身生命和延续后代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需要由此丧失了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表达的本真意义, 沦为资本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

2.2. 需要呈现为异化的样态

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 需要呈现出鲜明的异化样态。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这种异化进行了论述: 在私有制的范围中, 需要产生了异化, “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 以便从这里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 ([3], p. 132)。这种异己的、不可控的力量使得工人们除了劳动没有任何其他的需要, 不仅是没有人的需要, 而且不再有非人的需要, 甚至不再有动物运动和交往的需要。他们只剩下通过不断出卖劳动力换取基本生存条件的需要, 只剩下相对富人考究需要而言的粗鄙需要。

需要异化的核心在于: 人的需要不再是出于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而是被资本逻辑从外部强加或限定的。工人们没有发展自身、丰富精神、拓展交往的需要, 因为这些需要不能为资本增殖服务。资本只需要工人的劳动力能够持续被使用, 因此只需要工人的肉体能够维持存活和再生产。至于工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应当有怎样的需要、应当如何发展, 资本对此毫不关心。人的需要在资本的支配下被抽象化、被工具化、被单向化, 丰富多样的生命需要被压缩为单一的肉体存续需要, 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被系统性地压抑和排斥。

需要的异化还带来了劳动的异化。劳动本来是人自觉的实践活动, 可是在私有制生产方式中, 由于劳动者不具备同时拥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条件, 使得工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 遭受资本的裹挟, 变成了生产的机器。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也不归工人自己所有, 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不断地剥夺工人剩余价值。

2.3. 需要呈现为分裂与对立

资本逻辑必然导致需要的分裂, 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形成两种性质截然对立的需要样态。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无止境的、精致的、奢靡的需要。资本家的消费不仅是个人享受, 更是财富和地位的展示, 是资本权力的符号化表达。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单一的、粗鄙的、简陋的需要。工人的需要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甚至连新鲜的空气在他们那里都成了奢侈的需要。

这种需要的分裂是资本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资本为了自身的无限增殖, 一方面不断刺激和创造新的需要以拓展市场, 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却将工人阶级的需要压缩到最低限度, 使他们没有购买力去满足那些被创造出来的新需要。生产和需要之间形成了结构性的错位: 社会生产出了丰富多样的产品, 但广大人民群众却没有能力将它们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2.4. 需要异化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增殖的强制

需要异化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根源不在于个别资本家的主观意志,而在于资本增殖的客观强制。每个资本家都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如果不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来组织生产和分配,就会被其他资本家淘汰。在这种客观强制下,人的需要必然服从于资本的需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这种客观强制机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不断改进技术、扩大生产、压低工资,工人的需要由此被不断地压缩和忽视。只要资本增殖是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人的需要就必然被支配、被扭曲、被压抑。只有当生产的目的从资本增殖转向人的发展,需要的异化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克服。

3. 人的逻辑下需要的本真状态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使用“本真状态”一词,并非试图给出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而是借以指称一种理论状态,即在马克思所设想的、超越了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条件下,需要不再被外在力量扭曲为服务资本增殖的工具,而是回归到与人自身发展相一致的方向。在人的逻辑下,社会生产服从于人的需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人的需要服从于资本增殖。

3.1. 需要与人的本质的内在统一

在人的逻辑下,需要回归其本真状态,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主表达。马克思明确提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4]这一重要命题,将需要与人的本质直接关联起来。对于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在著作中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总体可以归结为三个论断,即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从需要的角度入手,把三个论断结合起来,会发现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从实践本质来看,人们改造世界是一种能动的、自主的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生产实践活动,人在实践之前就已经在脑海中能动地反映了客观对象并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事物的原有形态。从现实本质来看,人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作为一个能动自觉的个体,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为了达到自身需要,人们会相互分工、相互合作、相互交换,这就表明人在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中凝结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不论是基本的自然需要,还是社会需要、精神需要都是如此,人的需要产生了社会关系。

人的真正需要应该是符合人自身发展的、自由而全面的需要,是与人的本质相一致而不是相对立的需要。马克思认为,“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3], p. 129),也就是说“富有的人”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和“需要”,所以这里说的“富有”并不单单指物质的充足,还指人本质的完整体现,还指人的需要能够得到全面的实现。

3.2. 需要的多样性与全面性

与资本逻辑下需要的单向化不同,人的逻辑下的需要呈现为多样性和全面性的特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方面在同时发生作用:首先,人为了生活必须满足基本的吃喝住穿,所以历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生产物质资料本身;第二个方面是产生新的需要,这个新的需要建立在第一个需要得到满足,且获得了为满足需要使用的工具的基础上;第三个方面是繁殖,人口的增多又会产生新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新需要会促进社会关系的发展。

在人的逻辑下,人的需要不是被外部力量强制塑造的,而是人作为能动主体的自主表达。物质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在此基础上会产生思想、文化、情感等精神需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

新的需要” ([5], p. 159)。这说明人的需要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从物质需要到精神需要, 从生存需要到发展需要, 人的需要在不断扬弃中逐步提升。

3.3. 劳动成为第一需要

人的逻辑在需要问题上的最高表达, 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马克思指出,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这一命题的深刻意蕴在于: 在资本逻辑下, 劳动是痛苦的、被迫的、异化的, 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 不是感到幸福, 而是感到不幸。而在人的逻辑下, 劳动不再是出卖自身以换取生存资料的谋生活动, 而是人自觉自愿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当劳动本身成为需要时, 劳动与需要之间的对立就被扬弃了, 人不再需要通过出卖劳动力来换取满足需要的资料, 而是在自由劳动中直接实现自身的需要。劳动不仅是满足需要的手段, 劳动本身就是一种需要, 人通过劳动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 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

总而言之, 人的逻辑下的本真状态并非一个封闭的理想蓝图, 而是在超越资本逻辑支配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实现的, 其具体内涵本身也需要在历史实践中不断被追问和探索。

4. 从资本逻辑向人的逻辑转换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两种逻辑在需要问题上呈现为根本的对立。资本逻辑下需要被异化、被分裂、被压抑; 人的逻辑下需要回归本真、实现多样、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达。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两种逻辑的对立, 更重要的是阐明了从前者向后者的转换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4.1. 转换的可能性: 生产力高度发展

从资本逻辑向人的逻辑的转换, 首先依赖于生产力水平的充分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超越资本逻辑的物质前提。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超越资本逻辑的必要前提, 没有这种发展, 贫困将普遍化, 人们连最基本的吃喝住穿都得不到保障, 解放也就无从谈起。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那样, “如果没有这种发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5], p. 166)。

资本为了增殖, 必须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又为超越资本逻辑创造了物质条件。当生产力发展到足够高的程度, 当社会财富积累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合理需要时, 资本逻辑的历史合理性就会耗尽, 人的逻辑就有了取而代之的物质基础。需要本身也在此过程中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纯粹的生存需要跃升为全面发展的需要, 这种高级需要的产生本身就在呼唤一种新的需要满足方式。

4.2. 转换的必然性: 资本逻辑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转换之所以是必然的, 根源于资本逻辑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首先是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效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 资本为了增殖需要不断扩张生产, 但工人的需要和购买力却被限制在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范围内。生产的丰富多样与需要的贫乏单一形成尖锐对立, 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相对过剩, 生产出来的产品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其次是资本增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矛盾, 资本逻辑的运行必然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工场手工业分工使工人沦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 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阻碍, 与人的本质的内在要求形成根本冲突。

上述两方面的矛盾都表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快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 却无法解决产品如何被全社会公正分配的问题。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那样, “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

群众贫穷和群众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立,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6]。由此产生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在需要问题上的表现就是:资本创造出了丰富的使用价值,却使绝大多数人无法享用;资本激发出了人的多样化需要,却将人的需要限制在资本增殖所允许的范围内。这种对抗性矛盾不可能在资本逻辑内部得到解决,只能通过向人的逻辑的转换来实现。

4.3. 转换的现实路径:消灭私有制与建立联合生产

马克思不仅论证了转换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还指明了转换的现实路径。马克思明确指出,需要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要在制度层面克服需要的异化,就需要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建立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联合生产。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重建“需要”的主体性维度,将需要结构从交换价值的抽象性重新转换为使用价值的具体丰富性[7]。生产的目的是不再是实现资本的增殖,而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合理需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8]。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转换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从资本的统治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演进和实践探索。新的社会形态只能在旧的社会形态内部孕育成熟的条件,而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5. 结语

从资本逻辑到人的逻辑,是贯穿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一条核心线索。透过这一线索,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异化的深层根源:需要的异化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资本增殖的逻辑对人的需要的支配和扭曲的必然结果。在资本逻辑下,需要沦为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手段和工具,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被系统性地压抑和排斥。与此相对,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中揭示了人的逻辑的可能性。在人的逻辑下,需要回归其本真状态,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认与实现;劳动不再是被迫的谋生活动,而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不再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生存资料,而是在自由劳动中直接实现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两者的对立,更重要的是阐明了从前者向后者的转换何以可能与何以必然。生产力高度发展提供了转换的物质条件,资本逻辑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转换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当代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性地审视需要问题的根本视角,需要的本质是什么,它应当服务于什么目的,以及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真正实现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的统一。在今天物质丰裕、消费盛行的时代,这一视角提醒我们应当始终保持对需要本身的反思,我们的需要究竟是我们自己真实的、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被某种外在力量塑造出来服务于其他目的的需要,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把握这一视角,是真正理解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关键所在。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4年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下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侯耀文. 马克思需要范畴的哲学澄明与当代反思[J]. 教学与研究, 2024(4): 28-38.

- [2] 仰海峰. 价值增殖与欲望逻辑[J]. 哲学研究, 2024(11): 14-21, 128.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514.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86.
- [7] 孙泽文. 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历史生成及其社会主义实践[J]. 思想理论战线, 2025, 4(6): 51-59.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28.